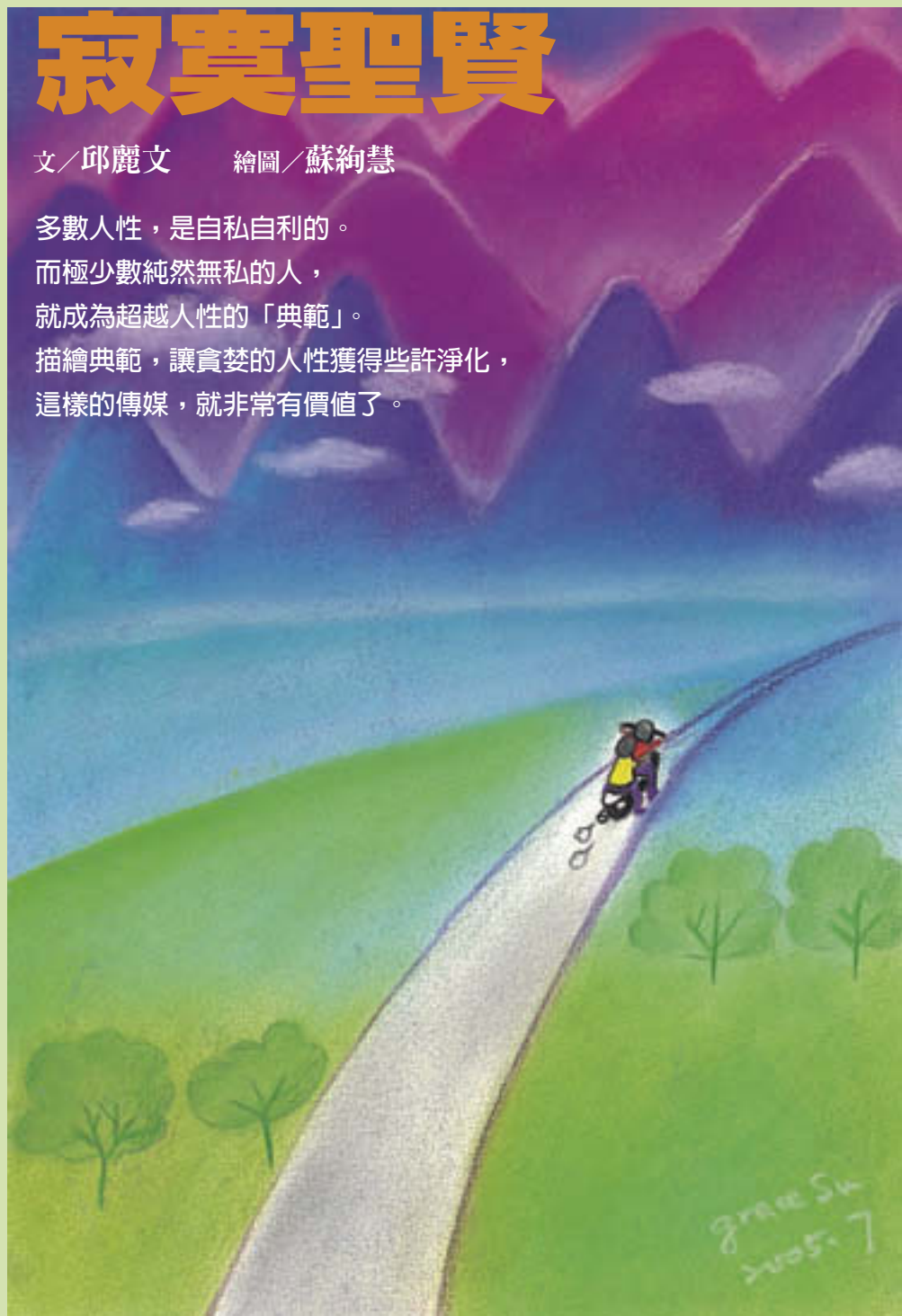


# 超越人性的 寂寞聖賢

文／邱麗文 繪圖／蘇絢慧

多數人性，是自私自利的。  
而極少數純然無私的人，  
就成為超越人性的「典範」。  
描繪典範，讓貪婪的人性獲得些許淨化，  
這樣的傳媒，就非常有意義了。



很少革命英雄、特別是被視為共產主義信徒的人能像切·格瓦拉一樣，跨越信仰、意識形態、種族、文化等鴻溝，在全世界人民，特別是在青年人心中贏得崇高地位。切的傳奇，賦予他永遠年輕叛逆的地位，也讓所有充滿理想、企圖改變世界的人，有了追隨的典範。

與朋友聊起「典範」，發現真正能夠長久影響世人的典範，多半都是具有虔誠信仰的宗教家，否則，就是英年早逝的革命家。似乎，多數自許「平凡」的人，總認為那些超凡入聖的展現，是永遠到不了的境界，既然到不了，就動也不動了。反正，自己與多數人相同，不會感覺寂寞。但是，到底這些典範的人生如何累積？聖賢的來處，是怎樣的環境與背景？為什麼這些與我們沒什麼不同的人，可以寫下歷史的典範篇章？而平凡的大多數人，又覺得自己「不行」改變世界？

## 德雷莎修女

多數人性，都是自私自利的。在這個不擇手段無限擴充慾望的社會，如果還有充滿理想且帶著強烈濟世使命的人，往往容易惹人臆測。臆測什麼？臆測這樣的「包裝形象」，背後一定有更大的獲利空間？為什麼不相信堅持理想的人？因為只有不相信，才不會顯得自甘媚俗有多墮落？如果這是多數人面對「典範」的普遍心態，那麼生活在功利社會的聖賢，勢必隨時要感受到不被支持的寂寞。

德雷莎修女，由於父母給她的愛源源不絕，讓她對自己的行事判斷始終充滿自信。八歲那年，父親為了幫助受難的印度人而被逮捕後過世，讓她經常活在懷念父親的回憶中。十八歲生日，她對母親表明成為天主教修女的意願，隔年來印度，親眼目睹街頭上的貧病老殘，當下決心一生奉獻給受苦的蒼生。

在充滿苦難又複雜的印度，印度教對抗回教，回教的律法又不認同甘地，1946年，修女幫助一位受傷的印度教孩子，讓原屬的修會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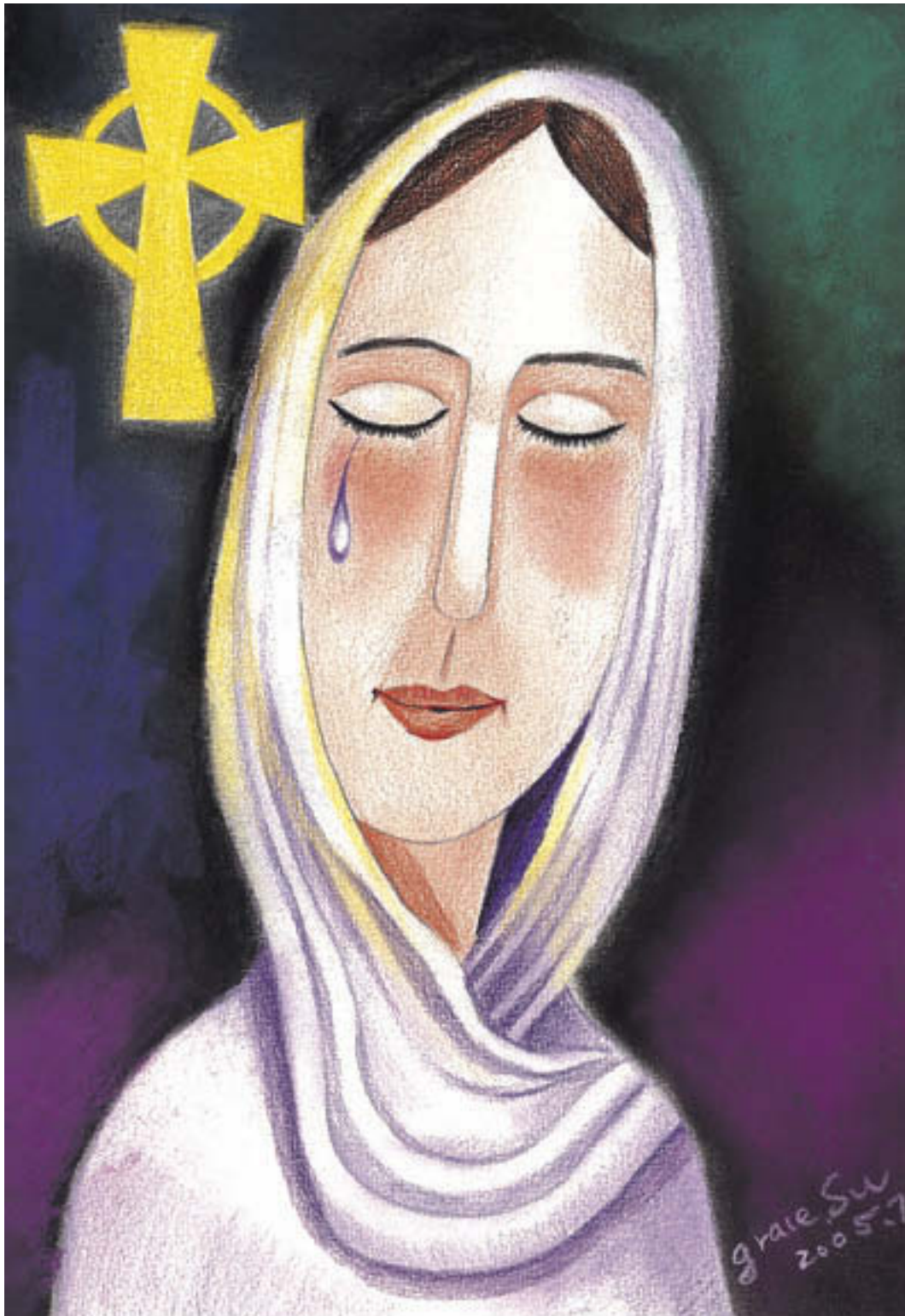
為困擾，為避免被捲入教派禍事，決定將她調離。走在前往車站的路上，放眼都是苦難籠罩著她的心，體會到，「我的家不在修會，而在加爾各答的街上，和最窮的人一起生活。」於是，她決定不離開，捲起袖子跑到街上照顧貧病老殘。同時，持續寫信到羅馬總會，爭取成立新修會，準備走自己的路。

1950年，仁愛修會正式成立，從此，德雷莎修女褪下修女袍，換上印度窮人的白色沙麗，在充滿苦難、內戰、飢荒的地方奉獻心力。她的寧靜與溫柔，還有善良的心，撫慰了無數底層的人民，也讓許多人被這份無私所感召，加入她的陣容，「我們所做的一切，僅僅是海中的一滴水，但如果我們不做，這滴水將永遠淹沒在大海中。」這股蝴蝶效應吹了幾十年，全世界林立救濟院、癲瘋病中心、垂死之家、巡迴診所及愛滋病服務中心，讓更多貧病老殘得到妥善的照顧。

## 加爾各答的天使

1979年，德雷莎修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她致詞，「生命就是生命，讓我們隨時保衛生命，展開你的微笑，幫助最弱勢的人、病人、窮人和老人，保衛我們的孩子，遠離冷漠和死亡的社會，保衛生命，從出生到死亡。」領獎時，修女請求取消為她準備的國宴，並將這筆金錢捐給印度人民，換得一日的溫飽。

雖然德雷莎修女的善行深受各界肯定，卻仍有「深信她應該有所圖」的媒體，不斷散佈負面新聞，而再多的詆毀，都沒有中斷她的腳步。某天，她對敬重的凡艾森神父說，「當我和人們談到上帝的愛，談到祂現身在窮人之



德雷莎修女的故事，隨處都展現人性的脆弱，卻又突顯信仰虔誠的無限力量。修女一路堅持守護貧窮，沒有因為地位日益神聖而改變初衷，那句「我們絕對不能害怕，與世界的價值觀相抵觸。」深深感動世人。世界的價值觀？不就是自己對世界的看法！

中，我的話就充滿力量，然後我會微笑。但在我內心深處，我不能笑，因為那裡只有黑暗。」神父說，「妳曾經對我們說，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黑暗，但從妳的行為當中，我看見了祂的愛。」修女說，「好像有一陣海浪拍打著我，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。」這段對話，讓我深刻感受到她的堅持與脆弱，神性的無私奉獻，有時也難以承受一波接一波的挫折與攻擊。

一路支持她的凡艾森神父，是她唯一可以放下肩上重擔的知音，兩人相扶持的情誼，世間少有。因為心臟病加重，德雷莎修女病危。當夜，凡艾森神父對神祈求，「讓我代替她吧！」隔日，修女心臟手術成功，神父則在禱告中安詳離世。病癒後的修女，在神的面前禱告，「如果我的苦痛和黑暗，能帶給你安慰，就讓我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吧！」少了知音的支持，德雷莎修女只好持續武裝自己，持續奔走各國，傳播神愛世人的理念。

隨著修會的規模愈來愈大，彷彿就像組織龐大的跨國企業。這一切，看在修女眼中，都是不必要的，「想要更簡化、更沒有組織。這樣的孤獨，真令人難以忍受。」1995年德雷莎修女赴紐約大飯店開會，詢問身邊服務生，眼前這一瓶礦泉水要多少錢？「美金三元！」可以讓加爾各答的孩子上學一年。還有豪華的設備、飯店的租金等等，她的情緒顯得格外低落。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### 絕對不能害怕，與世界的價值觀相抵觸

聽著充滿商業思考的業務簡報，德雷莎修

女終於忍不住表示，「我沒有發願要追求金錢，我是發願要守護貧窮。」台上的幹部回應，「全球有300所收容中心，成千上萬的人仰賴我們，我們是傳遞愛的跨國協會，但如果缺乏長遠的計劃，我們就無法繼續生存。」修女無奈回應，「並不是批評有計畫的人，但是對我而言，我選擇了另一種服事主的方式。」台上的幹部回應，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很重大，我們必須以投票方式來表決，凡事都必須透過規章行事。」

面對眼前这一幕，修女想起早年前往梵諦崗，請求教宗在當地成立收容中心，教宗回應她，「雖然我身為教宗，許多事情仍然身不由己啊！」她不想再受到制約，只想回歸單純，於是當下表明，「從今天開始，這個跨國協會將不存在，寧可回到30年前。」台上的幹部激動回應：「修女，這是違法的。」修女繼續說，「立即撤銷銀行的戶頭，不要再辦雜誌，不要訂旅館，不要再開任何會議。我們要回到根源，回去跟窮人一起生活，一起過窮人的生活。」

當下所有人都傻了，轉而向當初大力鼓吹制度化的神父求救。沒想到神父卻說，「我的確花了30年的時間才明白，修女是對的。」

回到加爾各答，這位神父對修女說，「當初這麼做，是害怕這一切消失。」修女回答，「我們絕對不能害怕，與世界的價值觀相抵觸。」

往後的日子，德雷莎修女繼續在加爾各答街上過著簡樸的生活，直到過世前，都與最窮困的人守在一起。而她的善行，仍然影響著世界上的追隨者，沒有因為缺乏組織推動而式微。世界各地都引用著她常說的禱告詞，「主啊！利用我來傳遞和平吧，在仇恨的地方散佈愛，罪惡的地方散佈寬恕，懷疑的地方散佈信心，絕望的地方散

雖然多數的人，並沒有那麼無私，這也是人性的自然寫照。如果多數的人都傾向無私，世界的現貌就不可能是這樣。所以，傳媒能夠不斷透過各界「典範」的描繪，讓聖賢們因為被理解而不再寂寞，也讓貪婪的人性獲得些許淨化，就已經非常有價值了。



佈希望，憂愁的地方散佈喜樂。只有饒恕人，才能被饒恕。施即是受。」

1997年，她病逝於加爾各答，享年87歲。2003年，教宗追封她為羅馬教廷最高榮譽之一的真福品聖人。

### 人性的角力，時時刻刻都在考驗著每個人

德雷莎修女的故事，隨處都展現人性的脆弱，卻又突顯信仰虔誠的無限力量。修女一路堅持守護貧窮，沒有因為地位日益神聖而改變初衷，那句「我們絕對不能害怕，與世界的價值觀相抵觸。」深深感動世人。世界的價值觀？不就是

自己對世界的看法！

尋求安逸、穩定，再擴充活動空間，也是人性自然寫照。所以許多曾經滿懷理想的慈善組織，歷經規模擴大、組織化、企業化、集團化、國際化後，就很難再保有早年創會的清新本質，甚至陷入權力鬥爭、資源濫用、自我神格化的迷思。只有像德雷莎修女這樣力挽狂瀾，回到最初發心的環境，早年創會的清新本

質才可能繼續保有。

為什麼，多數規模龐大的慈善團體，都很難做到如此純粹？畢竟，團體是多數人的聚合，自然會展現多數人的心念，所以德雷莎修女才會一心堅持「更簡化、更沒有組織。」就算堅持心念如她，也改變不了龐大組織裡的人心浩瀚。

世間，就因為像德雷莎修女的人稀有，她才能成為我們追隨的典範。追隨她的心念，並不一定就能等同她，人性的角力，時時刻刻都

在考驗人。每個人都有自然表露的人性面，也有潛力推己及人成為扭轉世界的典範，一切都在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，是隨波逐流？還是力挽狂瀾？

守著最初信念，耕耘出來的果實才不會走味。如果慈善事業擁有跨國企業般龐大規模，卻將許多力氣用在組織策略研討上，加上推動策略的幹部，不一定都有主事者的無私，那麼「行善」的本質，勢必會走向被扭曲的結果。社會應該有更多簡單規模卻中心思想明確的團體，才不會浪費善心的資源。像德雷莎修女回到根源，世界因她而變。所以，只要單純做認為對的事。至於會不會有影響力？時間自然會顯現答案。

### 切·格瓦拉

德雷莎修女是虔誠信仰的宗教家，用寧靜與溫柔，還有善心，撫慰無數窮苦人民。另一位典範人物——切·格瓦拉（後人暱稱為：切），不但被左派及自由派人士視為挑戰帝國霸權的精神領袖，還被沙特譽為「當代最偉大的英雄」，其貝雷帽、大鬍子的帥氣造型，更成為風行全球的流行圖騰，不斷被複製與傳送。

1928年，切生於阿根廷鄉間，母親出身地主家庭，曾是個叛逆少女，並成為當地率先蓄短髮的女性之一。父親繼承曾祖父加州淘金的家產，充滿活力且想像力十足。這個家族與眾不同，他們豪放不羈、慷慨、聰明絕頂。2歲時，切因為游泳導致氣喘發作，從此與病魔纏鬥不休，卻讓他鍛造出無比剛毅的性格。

就讀高中階段，二次大戰如火如荼，父母曾公開反對納粹，當時的切，與政治還沾不上

邊。1947年因為深受祖母過世的打擊，切決定進醫學院。大學時代，他雖然氣喘，仍熱衷打網球與高球、橄欖球，並有「火爆小子」的綽號。爲了不想養尊處優，學生時代的切就到處打工，加上平時喜歡閱讀又身處於動亂的時代，他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，他想尋找一種使命，但大家卻把職業掛在嘴邊，大學生活讓他感到失望。

23歲，醫學院畢業前夕，切與阿爾貝托格拉納多結伴騎摩托車旅行，一場漫無目的自助旅行，兩個原本只想單純遊山玩水、體驗人生，卻隨著旅程開展，目睹且體驗了土地所承受的種種創傷、苦難與不義。貧富的懸殊、階級的對立、種族的剝削、帝國的壓迫。南美洲之旅結束，切有意想不到的改變，看世界的角度，從此也不同了。（這段旅程，後來被拍攝成電影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》。）

### 將醫治病人的精神昇華，投入改造世界的夢想中

原本一心只希望利用醫術幫助別人，旅行後卻改變了。「世界上太多不公平了」，發覺內心騷動不安的靈魂無法擺平，切決定棄醫從政，將醫治病人的精神昇華，投入改造世界的夢想中。

1952年古巴發生軍變，首都哈瓦那雖然無比繁榮，卻到處林立著貪污、腐敗，鄉間更是艱苦窮困。1955年，在因緣際會下，切與正在流亡的卡斯楚有了正式的交會。由於律師出身的卡斯楚急切希望有醫生能夠加入革命陣容，切基於對卡斯楚的欣賞，一口答應，正式參與了革命。

在革命中，切找到他的使命。發現自己不怕死亡，並且在反抗軍的興衰存亡中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革命成功了，卡斯楚成爲古巴的領導者。而切，也從外國人變成真正的古巴公民，並積極進行農業改革、工業改革，致力消除文盲，推動「新社會主義人」（無私堅定的形象，願意爲團體奉獻一

切）的理念，並於1959年開始進行世界遊走。他不僅用自身的行動證明，也在各種場合不厭其煩地表達他的思想，但是沒有政治與外交手腕的他，說話總是直言不諱，並且不經意就樹了敵。雖然理想推動的過程並不順利，切仍然好強地深信，世界會因爲他的努力而轉變。結果，他的經濟政策沒有一樣被推動，他的「新社會主義」理念，更讓他被身邊人視爲「過度」理想化。

當核武被蘇聯置入古巴，引發了世界大戰的危機。美國對古巴實施貿易禁運，讓古巴與蘇聯的關係變得更緊密。此時，切慢慢感受到蘇聯是個腐敗的國家，加上自己在古巴也不再不可或缺，於是有了重新投入世界革命的想法。他先到世界各地演講，談第三世界的困境，並指責社會主義強權的中國與蘇聯，他想讓世人了解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真諦。「一個可以讓世界更美好的希望，一個值得用生命做賭注的夢想，值得在世界上的每一洲的每個戰場奮戰至死。」演講中的切，充滿著理想與浪漫的革命情懷，但是真正的知音卻已經愈來愈少。

### 聖賢們！因爲被理解而不再寂寞

幾經思考，切決定離開古巴，「革命的最高、最終的理想，是使人走向自由。」他留書給卡斯楚，提及「我留下建設者最純粹的希望，並離開我最摯愛的人，我會把你教導我的信念，帶到新的陣線。」留給孩子們的信中寫

著：「你們應當永遠對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，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，這是一個革命者最寶貴品質。」1965年，懷抱著人道精神的切前往非洲，又轉往玻利維亞，在當地組織了游擊軍隊，卻得不到玻國的支持。

1967年10月9日，切在無花果村被射殺處決，遺體還開放民眾自由參觀。卡斯楚得知切的死訊，公開對古巴人民演說，「我們需要一個典範，一個不只屬於現代的典範，一個會萬古流芳的典範，我衷心的認爲，這個典範就是"切"。」

30年後，切·格瓦拉才被運回古巴，並引發了"切"的流行風潮，新生代視他爲「革命浪漫主義的最後偶像」。很少革命英雄、特別是被視爲共產主義信徒的人能像切一樣，跨越信仰、意識形態、種族、文化等鴻溝，在全世界人民，特別是在青年人心中贏得崇高地位。切的傳奇，賦予他永遠年輕叛逆的地位，也讓所有充滿理想、企圖改變世界的人，有了追隨的典範。

如果對宗教的信仰，能夠鍛造出真正的奉獻人格，當然值得推崇的。獻身革命是協助窮困且沒有能力走向自由的人，得到尊嚴，當然也是值得推崇的。雖然多數的人，並沒有那麼無私，這也是人性的自然寫照。如果多數的人都傾向無私，世界的現貌就不可能是這樣。所以，傳媒能夠不斷透過各界「典範」的描繪，讓聖賢們因爲被理解而不再寂寞，也讓貪婪的人性獲得些許淨化，就已經非常有價值了。 [游]